

文淵樓叢書

韓詩外傳疏證

第六冊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
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
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
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

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韓非子難一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庸敢驚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

呂氏春秋慎大覽下賢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新序雜事五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
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
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
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
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
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
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
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
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
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
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
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
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
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
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
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
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

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朕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
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
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
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
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
灑掃庭內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
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
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辨政篇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疆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

衣布帛

尙書大傳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篇

天下之辨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辯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